政治科學論叢／第 82 期／民國 108 年 12 月／頁 81-114

總統道歉的語言學：「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文」的政治語言學分析*

黃之棟**、朱容萱***

摘　要

2016 年原住民日當天，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正式向原住民族道歉。這個道歉，也開啓了我國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的新頁。面對這項重要的轉折，學界對此議題的分析卻相對有限，且論者多是從法政或原住民族研究的角度出發，將重點放在道歉後的制度性安排。有鑑於道歉涉及到語言的使用，且又是一種典型的言語行爲（speech act），這樣的特徵替語言學提供了介入的空間。本研究擬從「語言與政治」（language and politics）的視角出發，透過政治語言學（political linguistics）的分析，來對蔡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的道歉文進行分析。具體來說，本文嘗試以語言學的方法和分析技法，來對道歉文中的已言（said）、蘊含表現（implicature，即未明言）、未言（unsaid）等部分進行分析，以便了解道歉者如何透過語言的使用和表述，來做出限定、排除、引導、乃至說服，進而建構出一套完整的論述。在此同時，作者也希望通過這樣的分析，藉此探索語言學、政治學、原住民族研究的交錯與接點所在。

關鍵詞：道歉、原住民族、政治語言學、言語行為、語言與政治

---

* DOI:10.6166/TJPS.201912_(82).0003
作者要特別感謝三位審查人寶貴的意見與指引，以及科技部研究計畫的補助：自主、自決與自治－去殖民化脈絡下我國原住民族自治主體之再建構－傳統組織與當代制度的「接觸地帶」：部落公法人法制與職能的實證研究（MOST 107-2420-H-180-001-MY2）。此外，作者也要特別感謝阿拉巴灣的守護者。

** 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E-mail:cthuang@mail.nou.edu.tw。
***世新大學英語學系助理教授，E-mail: rxchu@mail.shu.edu.tw。

收稿日期：107 年 11 月 8 日；通過日期：108 年 2 月 14 日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壹、緒論

2016 年 8 月 1 日原住民族日當天，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正式向原住民族道歉。總統道歉的主軸圍繞在「承認錯誤、揭露眞相、和解、具體的做法」等四大元素，具體向整體及個別原住民族表達歉意（自由時報，2016；行政院，2016）。由於文中逐一對 9 項過去台灣原住民族所遭受的苦難致歉，並在表述上反覆使用「道歉」、「致上我們最深的歉意」等關鍵字，主流媒體紛紛以相當的篇幅報導，更對道歉的具體項目與理由予以整理與說明。

整體來說，本次道歉被認爲兌現了蔡總統的競選承諾，更被視爲落實我國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重要環節（原住民族委員會，2016）。也因爲這樣的關係，族人無不對此高度期待，更冀盼道歉能扭轉既有原漢關係，架構起原住民族主體性與去殖民的機制。正因爲具有轉捩點的意義，整個道歉過程不但獲得國內外高度關注，更受到各界放大鏡的檢視。對此，論者在道歉過後紛紛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檢視與批判（林益仁，2016a；2016b；莎伊維克・給沙沙、羅永清，2016a，2016b；郭譽孚，2016；劉美妤，2016；蕭伶伃，2018；嚴婉玲，2016）。

綜觀各界的分析，蔡總統的道歉雖然引發了一定的關注與討論，但總體來說學界對此議題的分析依然相對有限。即便經過兩年的沉澱，專門對此進行分析的論文並不多。論者多是以道歉爲契機來對其他主題（如國土規劃、轉型正義等）進行探討（官大偉，2017；邱寶琳，2016；洪簡廷卉，2016；張君玫，2017）。更進一步來看，各式評論與論文多是從法政或原住民族研究（indigenous studies）的角度出發，並把焦點放在道歉後的制度性安排上。這也使得具體政策和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的設置，受到最多關注。相對而言，「道歉文」本身受到的注目並不多，論者也鮮少以此爲主要分析標的。

不過，由於道歉涉及語言的使用與表達，又是一種典型的「言語行爲」（speech act），長久以來一直受到語言學門的重視。不但如此，2008 年以來由於各國紛紛對不同的主題進行道歉，這類國家道歉（national apology）的類型也立刻引發包括語言學在內的各學門關注。爲此，語言學者更發展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出了一套分析方法，專門用來探究道歉者如何透過語言使用和表述，來做出限定、排除、引導、乃至說服，進而建構出一套完整的論述。從這個角度來看，多年來語言學所累積的分析經驗，應當也可以做爲其他學門的參考，並對當代原住民族議題提供一定的貢獻才是。

有鑑於此，本研究擬從「語言與政治」（language and politics）的視角出發，透過「政治語言學」（political linguistics）的分析，來對蔡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的道歉文進行分析。對此，作者首先對分析框架與標的進行闡釋；接著再對現今道歉研究的概況予以耙梳；在上述的基礎上，本文轉而應用這些理論與方法，來對總統的道歉文進行分析。此部份大致可分爲兩個分析區塊：第一區塊爲文本分析，此處本文將道歉的文本分爲四個部分，系統地對總統道歉的內容（即「已言」（said）部分）進行梳理；第二區塊則嘗試分析其「蘊涵表現」（implicature，即未明言）甚至是「未言」（unsaid）（未說出來，或受到有意無意忽略）的部分，期能對文本與以更全面的理解。至於最後結論的部分，我們則嘗試提出幾點建議作結。

貳、分析框架與資料來源

一、分析框架

不同於其他從法政觀點切入的論文，本文採取語言學的視角，對蔡總統道歉文內的「文脈訊息」（linguistic features）進行檢討。簡單來說，本文把蔡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的道歉文視爲一部可供分析的「自然文本」（naturalistic text）。換言之，此道歉是一個實際存在的語言使用。而該文本本身，既會受到各界的解讀乃至批判，也會影響到社會對相關議題的看法。由這個角度來看，此處我們把文本視爲某種「社會事實」（social fact）來看待，並嘗試透過語言學的方法來進行解讀。

既然本文自我定位爲語言學的研究，可以想見作者關注的重點是道歉時的語言使用、句法、結構、形式等面向，而不是道歉的具體內容。具體來說，當代批判語言學（Critical Linguistics）很大程度是建立在 Halliday (1985) 所屬的功能學派之上。此派學者把語言視爲前述的「社會事實」，而各

臺灣大學圖書館

種政治或意識形態，則被認爲會具體反映在文法結構（grammatical structure）之上。正因爲如此，如何釐清「語言與政治」的關係，進而找出權力、意識形態、宰制如何通過語言結構而型塑，就成了政治語言學者最重要的工作（Wilson, 2015: 781）。

事實上，多數論者在對道歉進行討論時，多半會被其內容所牽引，把注意力放在具體承諾與後續的政策檢視。由於這樣的關係，道歉本身的表現方式，以及發話者有意無意間流露出來的觀點，鮮少被人仔細解讀。但對語言學家而言，後者才是需要細膩討論的部分。事實上，之所以要將語言視爲社會事實，就是因爲當某人說出某句話時，這句話本身就會受到旁人的解讀，且會影響聽者後續的反應。這些解讀基本上與發話者自己的主觀意識無關。也就是說，即便發話者本人並不這麼想，旁人還是可能「誤會」其意；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某人的遣詞用字或語言使用，也可能無意間反映出發話者的深層心理。正因爲語言結構被認爲夾雜了說話者的意識形態，文本的分析也就因此變得相當重要。本文也是在文本的基礎上，把總統的道歉文視爲一種論述型態（generic type of discourse）來進行語言學分析。

二、資料來源與處理方式

關於蔡總統向原住民族的道歉，不同的機關編撰且公布了不同的版本。爲方便引用，本文選取的文本是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會）所公布之帶有總統簽名的「2016 年 8 月 1 日總統向原住民族道歉文」（掃描檔）來作爲分析底稿（中華民國總統府，2016）。由於此版本宣讀當時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名稱，故本文依照原民會掛置於「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原轉會）的資料，將該文統稱爲「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文」（簡稱道歉文）（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2016）。由於原始掃描檔只有一頁（分爲左右兩邊）且未帶頁碼，故本文以下的引用也不標註頁碼。

再就分析範圍來看。本文自我定位爲語言學的分析，並將分析重點放在道歉文的「文本」（texts）。至於蔡總統演說時的聲韻學（Phonology）、道歉時的場景（speech event）、過程、儀式乃至伴隨而來的各項爭議與效

臺灣大學圖書館

應，都不在本文的分析範疇。[1] 此外，由於本文所涉及的議題正好位於語言學、政治學、原住民族研究之間。不同學門對於部分專有名詞會有不同的用法與翻譯。由於前述自我定位的關係，文中所提及的各項用語基本上都是在語言學的脈絡下使用。還請特別留意。

參、道歉的語言學研究

2008 年以降，隨著各種代表政府或國家的道歉迅速增加，學界的道歉研究也因而興起。對此，各方紛紛從不同的視角來對各式道歉進行解讀。事實上，誠如 Gibney et al. (2008) 所言，隨著各式道歉在公共場域的大量出現，當代可以說是進入了一個「道歉的年代」（the age of apology）。在這樣的氛圍下，「道歉國家」（sorry states）或「道歉的世界」（a sorry world）更是屢見不鮮（Lind, 2008；Nobles, 2008）。由於這樣的緣故，學者開始從法律、政治、社會、哲學、心理學等不同的視角切入道歉議題（Barkan & Karn, 2006；Celermajer, 2009；Smith, 2008；2013；Tavuchis, 1991；Weiner, 2005；Wohl et al., 2011）。

即便可以有不同切入的可能，由於各種道歉最終都離不開語言的使用，語言學的道歉研究也在各式文獻中呈現出一枝獨秀的態勢。經過多年的研究，各種道歉形式也隨之類型化，如：官方道歉（official apology）（Corntassel & Holder, 2008；Howard-Hassmann, 2012）、公開道歉（public apology）、政治性道歉（political apology）、集體道歉（collective apology）（Edwards, 2010）、組織道歉（institutional apology）、國家道歉等。這些看似紛雜的道歉類型，主要著眼各類別的某些特性；不過，不論是當中的哪一種類型，基本上都有別於日常生活中的「人際間道歉」（interpersonal apology）。

對此，Harris et al. (2006) 就指出，政治性道歉在各種道歉形式中，是一

[1] 場景、過程儀式等多涉及非語言（non-verbal）的使用。此部分一般需要透過不同的語言學分析架構，才能有效梳理其意義；同樣的，具體政策部分需要藉由細緻的政策分析，才能進一步掌握並加以理解。限於篇幅，本文暫不處理。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個相對特殊且較少有人關注的議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爲這類道歉多半發生在公共場域，且多半涉及某些相對嚴重或高度敏感的主題。以政治人物的道歉來看，他們的歉意表達經常極爲隱晦，甚至讓人感覺不到他們是在道歉，或至少讓人不確定其作爲到底是不是一種道歉行爲（MacLachlan, 2015；Murata, 1998）。同樣的，政治人物也經常會對前朝（previous administration）的所作所爲，甚至是某項歷史事件進行道歉（Blatz et al., 2009）。比方說，英國布萊爾首相就曾對過去愛爾蘭的大飢荒道歉（Edwards & Luckie, 2014；Murphy, 2014）；美國柯林頓總統也曾對過去奴隸買賣的歷史表示歉意（Harris et al., 2006: 725）。

在這類歷史道歉（historical apology）中，道歉人自己多半不是直接當事人。既然「道歉者不等於犯過人」（apologizer ≠ transgressor），一般道歉所強調的「誠意」（sincerity）或眞誠悔過，就未必適用在這類道歉形式中。特別是，這類型的道歉多是經過特別設計且高度儀式化的活動，而不是單純的情感表達（Cunningham, 1999；Murphy, 2014: 129-130）。加上這類致歉直接涉及過去的歷史性錯誤，甚至是「國家的罪惡」（the sins of the nation）（Celermajer, 2009），可以想見歷史性道歉的譴詞用字，難免帶有接受、究責、確認責任歸屬等「言外認知」（illocutionary recognition）。正因爲如此，歷史性道歉經常引發爭議。

簡單來說，在歷史道歉中，道歉者多半未曾親身參與過去的歷史事件（甚至事發當時根本還沒有出生）。當道歉人與犯過者不是同一人時，道歉的意義很容易就會受到質疑。也因爲如此，在處理這類問題時，道歉者一般會把自己的角色予以二分：一方面做爲發話者與道歉者；另一方面，也把自己定位成能夠體察對方心情的同理心之人。當然，發話者也經常得把個人與自己所代表的職位（position of authority）分開，並在語言使用上透過各種方式來強調自己是某個組織的一員，且「有權」代表該組織致歉。因此，道歉在此處的角色是爲了達到「言後目標」（perlocutionary goal），也就是要爲道歉之後所產生的後續效應而努力（Murphy, 2014: 129-130）。

正因爲歷史性道歉的眞正目的是想確認國家的價值或信念所在，抑或是希望透過道歉這樣公開的場合，正式宣告國家或政府的立場已經改變（recantation）。因此，在這類道歉形式中，原諒與寬恕會被置於第二順位。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 投稿

正因爲此時的重點被放在「立場轉變」的宣告，因此道歉也會被視爲某種防火牆或分界線的功能。具體來說，道歉者希望「以道歉爲界」，明確宣示日後類似的行爲會被視爲錯誤或不被接受的事項；另一方面，當發話者「以道歉爲界」時，道歉者也巧妙地把責任承擔人與其他人等做出了區隔（Battistella, 2014: 116；Murphy, 2014: 131-162）。換言之，當某人或某個機關出面承擔責任時，其他關係人也就因此獲得了免責。

正因爲帶有防火牆與分界線的功能，實務上各種道歉的範圍與對象都會被刻意限縮，且被有意識地引導至未來願景的擘劃上。換言之，道歉者會透過語言的使用與表述，加諸各種實質（material）或象徵性（symbolic）的限制，以便淡化或強調某些關鍵要素。以時間的角度來看，道歉者多會隱晦地將錯誤定位成是與「現在」無關的「過去」事件。既然事件並非今人造成也與現在無關，這時道歉方的角色也就被隱然定位爲「承擔者」。概括承受過去所有的傷痛與責任。這麼一來，問題也就隨著承擔者的確定，而被導向「展望未來」的方向發展（Edwards, 2010）。

由此可以看出，這類道歉最大的爭議就是責任承擔（acceptance of responsibility）與後續賠償的問題。在眾多政府的正式道歉中，道歉與責任往往被分開來處理。換言之，當前政府的道歉雖然意味著承認前朝的作爲具有道德上的瑕疵甚至是錯誤的，但在道歉時卻經常隱晦地把現今世代和過去世代的責任切開處理（Wilson, 2015: 784-785）。這麼一來，道歉者就能避開賠償的討論。當然，對被道歉的一方來看，光是口頭表示歉意卻沒有實質賠償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種誠意欠缺的表現。在國家道歉中更是如此。誠如 Thompson (2012: 223) 所言，國家道歉與個人道歉最大的不同，就在於我們不能將之視爲是一種「悔意的表達」（expression of remorse），也不宜把它看成是「罪責的承認」（admission of guilt）。眞正能夠捕捉其眞義的部分，其實是責任的承擔（taking responsibility）。當然，承擔責任也意味著國家會致力防止類似狀況再次發生。

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語言學對各類政治性道歉有著縝密的分析。整體來說，國家對於某項歷史事件所做的道歉，是當中最複雜的類型。這是因爲道歉者往往不是犯過人。但正因爲兩者無法劃上等號，道歉者才更需要透過修辭等方法，來強調自己的眞摯與誠懇；另一方面，由於

臺灣大學圖書館

歷史問題涉及到現今世代的責任，因此道歉者也必須透過各種方式來做出區隔，進而畫出界線，以便由某個特定的組織或個人來承擔責任。當然，歷史責任的歸屬多半不易劃定，因此發話者也必須透過各種方式，來將問題引導至類似事件的防止上。上述種種，全部都是語言學的主要分析範疇。

肆、文本分析

幾乎所有的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都會從所謂的類型（genre）確認開始。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爲同樣的文本，在不同的脈絡下會被賦予不同的期待並給予截然不同的解讀。比方說，日常生活中的道歉與正式場合上的道歉，就有著迥異的意義。從這個角度來看，首先可以確定的是蔡總統的道歉文是一篇官方、正式且公開的政治性道歉。更具體來說，這是一篇以政府組織爲單位，針對歷史性議題而來的集體性道歉。由於這樣的關係，整篇道歉文不是即興或單純的情感表達，而是一份經過反覆推敲、撰寫、潤飾、精心設計、推演並帶有特定目的的正式文件。也因爲如此，基本上我們不能以單純人際間（interpersonal）的脈絡來對之進行理解。

由這個角度來檢視，可以發現長達 3,241 字的道歉文文本，[2] 大致可以分爲 4 個部分：道歉本身、和解、具體做法與政策、目標與展望。分別處理了 4 個不同的主題。以下我們對此一一檢視。當然，文中某些部分具有前後呼應的關係，因此在概念上無法截然的區分。

一、道歉本身

即便是一篇以道歉爲目的的「道歉文」（apology statement），其內容也絕少全篇都在致歉。對此，語言學者把文中最關鍵的部分抽離出來，稱之爲「道歉本身」（the apology proper）（Murphy, 2015）。至於道歉本身的形式，多是以「我道歉＋闡述錯誤」（I'm sorry + Naming the offence）的方式呈現（Cirillo et al., 2016）。整體來說，蔡總統的道歉也是沿著這個模式，以「敘明理由並道歉」的方式出現。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而言「道歉本身」

[2] 不包含篇名與總統簽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佔據的份量往往不多，但由於蔡總統道歉文針對 9 個議題來進行道歉，因此全文中約有一半的篇幅落在道歉本身的範疇。這也是該道歉文的特色之一。當然，之所以要反覆使用道歉等關鍵字，有其語言學上的內在原因。

誠如上述，政治性或組織性的道歉非常容易遭受到眞誠性和眞實性（authenticity）的質疑。其中又以歷史性道歉，最容易被如此解讀。根本的原因在於，致歉者本人未曾親身經歷或參與歷史的現場，當然也就很難擺脫作秀的批判。一旦眞誠性遭到疑義，這時道歉的行爲不但不能平息紛爭，反而還會引發更多爭議。反過來說，正因爲這類道歉特別容易遭來批評，實務上發話者反而更需要強調眞誠的表達，務使媒體或接受道歉的一方肯認道歉的有效性（valid）與合理性（legitimate）（Augoustinos et al., 2011: 22）。也因爲如此，這類道歉的語言使用，必須經過特別的設計。

此時，「言外作用標示語」（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Olshtain & Cohen, 1983: 22-23）的使用，就變得非常重要。簡單來說，道歉行爲多蘊含某些致歉時的特定詞彙，如：道歉（apology）、抱歉（sorry）、遺憾（regret）、悲痛（sorrow）等言外作用標示語。倘若道歉文中缺少這些標示語，那麼致歉的對象或一般大眾可能根本無從得知當事人是在「道歉」；同樣地，若是道歉文未能妥適使用這類標示語，也可能會被認爲道歉的力道或誠意不足。標示語使用上的問題在政治性的道歉中頗爲常見。由於政治性道歉多經過精心設計與排練，故發話者常會透過這類言外作用標示語來刻意迴避或模糊自己的道歉行爲（Meier, 1998）。最經典的例子，大概就是澳洲總理 John Howard 刻意避開「道歉」這個關鍵字，而改用「深表遺憾」（deep regret）來表達（Augoustinos et al., 2011: 11）。只是，這種運用言外作用標示語所製造出的模稜兩可，很容易就會遭到沒有誠意的批評。

由這個角度來進行檢視蔡總統的道歉文就會發現，文中蔡總統之所以反覆使用「道歉」一詞，是想強調當中的言外作用標示語元素。這麼一來，一方面可避免任何誤解或誤讀，防止有人聲稱這篇道歉文「不是」在道歉；另一方面，蔡總統使用了表達歉意時最明確的「道歉」一詞來傳遞「無條件道歉」的態度，也充分展現了道歉者的眞誠性（LeCouteur, 2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十二年前的今天，我們憲
法增修條文裡的「山胞」正式正
名爲「原住民」。這個正名，不
僅去除了長期以來帶有歧視的稱
呼，更突顯了原住民族是臺灣
「原來的主人」的地位。

站在這個基礎上，今天，我
們要更往前踏出一步。我要代表
政府，向全體原住民族，致上我
們最深的歉意。對於過去四百年
來，各位承受的苦痛和不公平待
遇，我代表政府，向各位道歉。

另外，從這段摘錄出來的文字可以發現，蔡總統從原住民族的正名談起（2～3），提到早年山胞等帶有歧視（4）的用法，一直到憲法修正後才改變的背景。在確認原住民族是台灣「原來的主人」（6）之後，文中再以「我代表政府，道歉」來作爲標示語，並在接下來的 9 個段落都使用類似的表達方式，來凸顯自己「眞的是在道歉」。事實上，正因爲「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反覆出現了 10 餘次，[3] 媒體也特別注意到了這樣的表現方式（聯合晚報，2016；蘋果即時，2016）。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前述的 9 項道歉都是以「爲此，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的方式出現。換言之，此處總統不單只是道歉而已，還對每次的道歉提出具體的理由與解釋。這種在道歉文中逐一列出原因的方式，也被視爲是政治道歉中促進和解的重要元素。對此，Tager (2014) 認爲被道歉者需要道歉者公開承認過去加諸於他們祖先及自己身上的不公平待遇。

[3] 根據原轉會日後公布的資料，當時總統是爲了 9 項事由進行道歉。分別是：爲整體的痛苦和不公平待遇道歉、爲忽視原住民族的歷史觀點道歉、爲政府的征伐與掠奪道歉、爲權利的剝奪道歉、爲語言與文化的流失道歉、向雅美（達悟）族人道歉、向平埔族群道歉、爲法規沒有落實道歉、爲歧視與刻板印象道歉（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20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麼一來，即便無法達到完全的寬恕（full forgiveness），還是有助於慰藉被道歉者的傷痛，並創造未來彼此對話的契機。更簡單來說，蔡總統這個一一細數過去不正義歷史事件的言外行爲（illocutionary act），有助於人們對她道歉的眞誠性與眞實性的解讀。

另一種強化眞誠性的方式是來自人稱的使用。對此，總統用了第一人稱的「我」和集體（collective）的「我們」。「我」的使用，在語言學上帶有幾層意義。最常見的是透過第一人稱來將歉意個人化。這時致歉者多會以穿插第一手經歷（firsthand experiential accounts）的方式，來凸顯發話者的個人特質和自我認定（Augoustinos et al., 2011: 14）。比方說，道歉時談及自己與原住民族或受害者的接觸經驗、小故事等，就是一種凸顯「這是我（個人）的感覺」的方法。不過很顯然的，蔡總統的道歉文沒有採取這樣的策略。文中也沒有透過眞實的案例，來展現實際的傷痛。

大體來說，蔡總統的第一人稱表述是在第二個層次，也就是集體歉意的表達上。換言之，道歉文把道歉者個人和其職位，以及職位背後代表的組織做了區分。此時第一人稱希望凸顯的就不是個人的道歉意願與誠意，而是該人職位所蘊含的「集體歉意」。再以澳洲總理 Howard 爲例。當年他就堅持只願意以個人身分（personal）致歉，而不願意以國家代表的身分致歉（Corntassel & Holder, 2008）；與此類似，小布希總統在對二戰爭期間美國政府強制收容（internment）日裔美國人的事件，曾以親筆信函表達歉意。當時他也是以「你的美國同胞」（your fellow Americans）爲道歉者，而未以第一人稱致意（Battistella, 2014: 125）。由此可知，道歉者以怎樣的身分致歉，至關重要。

也因爲如此，蔡總統的道歉文中反覆強調她是「代表政府」來向原住民族致歉。此處的「我」，指的是總統這個職位；而反覆指出代表政府，則是要強調自己「有權」爲此道歉。對此，在提到未來原轉會的規劃時，總統也明確指出「我會以總統的身分，親自擔任召集人」。在實際的做法上，她也一連用了好幾個「要求」（「我也會要求行政院……」、「我會要求相關部門……」、「我也會要求相關部門……」）來強調自己的代表性。總之，此處希望凸顯的不是個人，而是總統這個職位，乃至「整個政府」都必須向原住民族致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述集體歉意的表達，也可以從第一人稱的複數表達（即，「我們」）中看出端倪。透過語料語言學（corpus linguistics）的「彙編語詞索引」（concordance）（表 1）可以看出，雖然「我們」一詞指涉的對象有時並不明確，但文中絕大多數似乎是在呼應該文「代表政府」的意旨，指的是政府、政權、或是國家作爲一個整體：

表 1　彙編語詞索引：我們

二十二年前的今天，	**我們**	憲法增修條文裡的「山胞」正式
站在這個基礎上，今天，	**我們**	要更往前踏出一步。
向全體原住民族，致上	**我們**	最深的歉意。
我相信，一直到今天，在	**我們**	生活周遭裡，還是有一些人認為
這是	**我們**	今天站在這裡，企圖要改變和扭轉
除非	**我們**	不宣稱自己是一個公義的國家，
不過，	**我們**	只會用強勢族群的角度來書寫歷史
今天，	**我們**	有相當進步的《原住民族基本法》，
	我們	做得不夠快、不夠全面、不夠完善
	我們	不夠努力，而且世世代代，
都未能及早發現	**我們**	不夠努力，
有些格格不入的地方，	**我們**	要建立具有文化敏感度的
	我們	會要求相關部門，立刻著手整理，
針對這些案例，	**我們**	來研議解決的方案。
承認身分的原則下，	**我們**	將會在九月三十日之前，
今年的十一月一日，	**我們**	會開始劃設、公告原住民族傳統領
部落公法人的制度，	**我們**	已經推動上路，
	我們	會加快腳步，將原住民族最重視的
今天下午，	**我們**	就要召開全國原住民族行政會議。
未來，	**我們**	會透過政策的推動，
請求整個社會一起努力，認識	**我們**	的歷史，認識我們的土地
，也認識	**我們**	不同族群的文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值得附帶一提的是，人稱表述的另一項重要功能，在於它可以協助我們瞭解發話者的自我角色定位。由於蔡總統的祖母是排灣族人，因此她有四分之一的原住民族血統，更有一個排灣族名字 Tjuku。爲此，總統也多次公開宣示自己的原住民族血統（林益仁，2016a；顏振凱，2014）。不過，單就這篇道歉文來看，總統相當程度是站在主流社會的角度，而非自己的「母文化」來詮釋相關問題。[4] 這點可以從「在未經他們同意之下，這塊土地上來了另外一群人」、「原住民族本來有他們的母語」、「我感謝所有的原住民族朋友」、「歷史的發展是，後來的這一群人，剝奪了原先這一群人的一切。」看出。此處明顯是以某種他者（otherness）的角度來看待原住民族（莎伊維克・給沙沙、羅永清，2016a）。

在這類正式道歉中，另一個重要的關注點是對反對者的處理。簡單來說，對於某項歷史事件，論者難免會有不同的詮釋，因此如何爲事件「定調」並排除其他解釋的可能，就成爲證成道歉理由（justifying the apology）時的重點。事實上，問題不只是論者對歷史或某個事件有不同的見解與觀點，一般大眾可能根本不清楚事件的始末。因此，給予事件一個清楚明瞭的說明，也被認爲是道歉重要的功能（Murphy, 2014: 151）。總之，正視反對方的意見並提出理由予以回應甚至是反駁，經常被用來確立自身立場。至於具體的方法，則多是以事實或普世價值的強調，來達到上述目的。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就會發現，此處蔡總統採取的是直接處理的方式。在整個道歉的議程設定（agenda-setting）上，總統在開頭第三段就處理了這個問題：

> 我相信，一直到今天，在我們生活周遭裡，還是有一些人認爲不需要道歉。而這個，就是今天我需要代表政府道歉的最重要原因。

此處，他人的堅持不道歉，也被當成是道歉的原因。同樣的，強調「今天」也是在說明爲何是「現在」來道歉的原因。在進一步說明時，她更強調「讓我用很簡單的語言，來表達爲什麼要向原住民族道歉的原因」。換言之，道歉者強調自己不是在進行抽象的討論，因此任何人都可以聽得懂，甚至應

[4] 作者感謝審查人讓我們注意到此點。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該被說服才是。至於說服時最常見的方式，就是訴諸歷史與事實，也就是透過深刻且豐富的史料來進行論證。當然，發話者之所以要透過斑斑史蹟來進行證成，其實是希望透過情感與同理心，來迫使反對者面對此一不名譽（blemish）的歷史（Augoustinos et al., 2011）。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該文以憲法增修條文過去對原住民族的肯認，以及山胞一詞的歧視作爲論述的起點；再進入到強調我們不該「把過去的種種不公平視爲理所當然，或者，把過去其他族群的苦痛，視爲人類發展的必然結果」；隨之開始檢視過去不同政權爲原住民族所帶來的苦難。不但如此，文中雖然絕大多數是泛指所有原住民族，但當中也有提及平埔族和雅美族的段落，藉以特定出個別的傷痛所在。總之，這個道歉文一方面嘗試達到普含性（inclusive），另一方面又特定出了個別傷痛。通過這些論證，甚至訴諸苦痛等情感（emotion）因素，發話者希望說明這些都是必須被翻轉的對象。

二、真相與和解

在道歉之後，總統轉而提及眞相與和解。而「眞相和解 2016」也是總括整場道歉儀式的主題。對此，總統特別選用泰雅族傳統中 Balay（眞相）和 Sbalay（和解）這兩個「相關的概念」，來闡釋：「眞正的和解，只有透過誠懇面對眞相，才有可能達成」。關於泰雅族傳統中達成和解的方式，她特別提到：

> 在原住民族的文化裡，當有人得罪了部落裡的其他人，有意想要和解的時候，長老會把加害者和被害者，都聚集在一起。聚在一起，不是直接道歉，而是每個人都坦誠地，講出自己的心路歷程。這個說出眞相的過程結束之後，長老會要大家一起喝一杯，讓過去的，眞的過去。這就是 Sbalay。

此處值得注意的地方大致有兩點。首先，整個道歉的重心被放進了「和解」的框架，並以此來總括。問題是，誠如 Corntassel & Holder (2008) 所言，對原住民族來說和解未必是他們想在道歉中達到的目標。簡單來說，主流社會往往先假定了和解或原諒的必要性，再把原住民族放入這個既定的框

臺灣大學 學術期刊資料庫

架中。既然和解是國家既定的目標，某種程度上族人只能被動接受這樣的安排：

> 我不敢要求各位現在就原諒，但是，我誠懇地請大家保持希望，過去的錯誤絕對不會重複，這個國家，有朝一日，可以眞正走向和解。

也因爲如此，在這樣的脈絡下，原本看似無害且應該成爲共同目標的「和解」，其實也蘊含了特定的意識形態於其中。也因爲如此，論者認爲和解的強調反而會成爲主流與優勢迫使邊緣和少數的工具。換句話說，蔡總統藉由結合「眞相」與「和解」的概念，將道歉導引至坦誠面對與說出眞相的心路歷程及和解上。這樣的導引，可以透過詞彙語意學（lexical semantics）來進一步分析。

道歉的基本架構與意義，可以從「X（某人）爲 Y（某事）道歉」（X apologize for Y）這個基本結構來檢視。當「X 爲 Y 道歉」這句話說出時，伴隨而來的是這句話帶來的「預設」（presupposition）和「論斷」（assertion）（Lakoff, 2015: 299）。簡單來說，某個道歉之所以產生，多是因爲背後預設了：Y 對被道歉方 A（Addressee）來說是不好的、X 應當爲 Y 負責、X 對 Y 的發生表示歉意、X 表示會盡力防止 Y 再度發生、或是 X 可以對 Y 有不同的處理方式等。此處若有任何一項條件欠缺，道歉就很可能被視爲一種藉口（excuse）[5]、辯解（justification）[6]、或解釋（explanation）[7]。這時兩造的相對位置也會發生改變。具體來說，當道歉被視爲藉口時，在 X 與 A 的關係中，X 會居於下位；當道歉被視爲辯解時，兩者則呈現相對平等的狀態；但若道歉被當成解釋時，兩者的關係反而會倒過來變成：X 向 A 解釋 Y 的意義所在。由於這時 X 取得了對於 Y 的解釋權，道歉方反而會因此掌握話語權。

上述的相對關係之所以重要，是因爲當「X 爲 Y 道歉」時，也伴隨著

---

5 當 X 否認 Y 是他（她）的責任時，或當 X 否認當時他有能力做出其他有別於 Y 的處理方式時，這樣的道歉，就形成了藉口（Lakoff, 2015）。

6 如果 X 否認 Y 是有壞處的，道歉就會變成了辯解（Lakoff, 2015）。

7 當 X 說明會對 Y 負責，但卻聲明 A 之所以認爲 Y 是一件不好的事是因爲 A 不了解 Y 的眞義。這時道歉就會被視爲是一種解釋（Lakoff, 2015）。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某種「論斷」（assertion）。換言之，一旦「道歉」被說出時，X 爲 Y 道歉的眞實性也就會因此而被斷定。也就是說，道歉這句話本身就是一種論斷事實的言語行爲。而伴隨此論斷而來的言外行爲則是：X「需要」爲 Y 向 A 道歉。既然如此，言外行爲就會影響 X（道歉者）與 A（被道歉者）的相對關係：相較於 A，X 的權力、影響力或地位都會隨著道歉而略遜一籌（Speech act puts X one-down vis-à-vis A）（Lakoff, 2015: 299）。反過來說，當道歉者基於某種原因而不願被置於略遜一籌的位置時，道歉方就必須透過前述的三種型態（藉口、辯解、解釋）來改變道歉的意義和自己的位置。

從這樣的理論脈絡出發，檢視蔡總統道歉文中的「眞相」與「和解」表述就會發現。道歉文將道歉、眞相與和解相互扣連的做法，顯然不是上述藉口或辯解的型態，而是某種「解釋」。這點從文中提到，根據泰雅族的傳統所謂的表達歉意時並不是直接道歉，而是雙方在長老的見證下將眞相說出來，以便達成和解就可以看出。文中試圖用這個例子來告訴大家「道歉」是什麼：「道歉」就是將「眞相」說出來，並共同爲「和解」而努力。

問題是，這樣的解釋未必是原住民族想要的「道歉」。從這裡就可以看出，當道歉被轉換成解釋時，道歉方也隱然把道歉的重點導引到「坦誠面對眞相」與「竭盡所能達成和解」的斷定上。一旦這樣的論斷獲得確立，道歉者和被道歉者的相對位置就會出現扭轉。簡單來說，由於話語權的關係，道歉者其實反過來定義了「什麼才是道歉」。這時「眞相」跟「和解」也成了唯一的理解。反過來說，原住民族最關心的責任與賠償反倒因此而被淡化處理。

總之，我們未必要從眞相與和解的角度來理解道歉。但當道歉文選擇這樣去理解時，聚在一起或追求眞相反而成了目的本身，甚至連道歉都變成了次要的問題。在這個脈絡下，更進一步的責任、賠償問題，更會因此而被沖淡。由於這樣的關係，這類道歉很容易就爲淪爲「空洞的象徵性表示」（hollow, symbolic gesture），進而成爲一種「廉價的和解」（cheap reconciliation）（Corntassel & Holder, 2008）。當然，這樣的理解方式也會影響到後續的政策作爲。事實上，這部分的問題具體而鮮明地體現在道歉文的下一個部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具體政策

在各式道歉中，除了立場的確立、誠意的表達等心理因素之外，最爲人所重視的大概就是矯治措施（redress）與防止再發生（non-recurrence）的問題（Murphy, 2014: 155-156）。在政治性的道歉中，最常見的方式就是透過立法、政策或是機關的設置來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由這個角度來檢視蔡總統的道歉文，就會發現文中很大一部份，都是在處理如何透過政策來預防問題再次發生。具體來說，她在文中宣佈了原轉會的設立、原基法推動會的定期召開、原住民族法律服務中心的設置、各種法令修正與法案的推動等「原住民族政策上的三大目標」。由此可知，該道歉基本上也回應了道歉和後續處理間的問題。不過，由於法制與政策面的實質意涵並非本文的主要關注，此處作者無法深入具體的政策細節。以下我們僅從語言學的角度，來檢視道歉與責任間的關係。

整體來說，在歷史性的道歉中道歉方面臨了一處兩難。如前所述，爲了強化道歉的眞誠性，發話者需要明確使用致歉時的言外作用標示語（如：我道歉）；但另一方面，一旦用了這些關鍵道歉用語（apology token），就會被解釋爲責任的承擔。這時被道歉方就可以依此要求後續的賠償。面對這樣的難題，道歉者一般都會透過某些「蘊涵表現」（也就是未明言的言外之意）來將道歉和責任做出區隔（Murphy, 2014: 161）。事實上，就像 Harris et al. (2006) 的經典道歉研究所言，在絕大多數的政治性或國家道歉中，道歉者除了「我道歉」這句話或相關舉措之外，鮮少談及賠償（reparation）問題。換言之，道歉者會刻意把道歉定位爲某種象徵性的行爲（symbolic act），而刻意不把重點放在兩造的實質和解。也因爲如此，政治場域的道歉，絕大多數都是政治人物用來維持公眾形象（public image），並盡可能降低責任的一種手段（Barlow et al., 2015；Kampf, 2009）。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蔡總統的道歉相當程度也是把道歉和後續的賠償做出了切割（de-link），或是淡化（de-emphasized）處理。事實上，文中除了核廢料之外，沒有直接觸及賠償的問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我也會要求相關部門，針對核廢料儲存在蘭嶼的相關決策經過，提出眞相調查報告。在核廢料尚未最終處置之前，給予雅美族人適當的補償。

即便是核廢料問題，此處也相當隱晦地做了責任的區分。此處的關鍵用語是法律上「損失補償」的概念。賠償與補償雖然僅有一字之差，意義卻完全不同。簡單來說，賠償是對違法（不法）行爲而來，補償則是合法（適法）的行爲。換言之，某種程度上核廢料被當成是伴隨公用或公益目的而來的「特別犧牲」。這樣的解釋巧妙地淡化了後續的責任。

總之，就像加拿大與澳洲的例子那般，蔡總統的道歉文把重點放在強調道歉者具有法律與政治上絕對的代表性來進行道歉，因此整個道歉的眞切與誠懇度不容置疑之上。在這樣的脈絡下，道歉本身就是目的且被假設已經足以達到和解的目標（Corntassel & Holder, 2008）。

四、展望

在全文最後的展望部分，總統先是邀請「全體原住民族朋友們，一起來當見證人」。爲此，總統特別強調見證的目的並不是爲了「背書」，而是要請大家共同「監督」。接著，道歉文進入到「讚美給予」（giving praise）的部分（Murphy, 2014: 159）。事實上，多數道歉文都會有一個段落，用來感謝有關人員或是對受害者表達感謝。蔡總統的道歉文也不例外：

> 我感謝所有的原住民族朋友，是你們提醒了這個國家的所有人，腳踏的土地，以及古老的傳統，有著無可取代的價值。這些價值，應該給予它尊嚴。

最後，總統也在文中強調未來會透過政策的推動，來讓原住民族和其他族群都不再失語或失去記憶。文末，她也特別請求「整個社會」與「國人」一起努力打造「一個正義的國家，一個眞正多元而平等的國家」。

整體來說，此段落的目的是要再次確認國家在此議題上的立場與信念。換言之，文中除了再次承認政府的錯誤之外，也標舉邁向「公義」、「正義」、「多元而平等」的國家，是現階段政府的目標與核心價值。除此之外，文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

中也嘗試將訴求的對象歸位到（register）不同的角色之中。質言之，原住民族被賦予了監督者的角色，整體社會與國人則被期待能和政府與原住民族一同邁進。總之，道歉嘗試與原住民族和非原住民群體對話，並透過理性與感性的交雜來論述自身的訴求。

伍、討論：道歉文中的「未言」分析

以上的分析主要是對道歉文的內容部分（特別是已言的部分），進行分段的探討。以下本文轉而嘗試對道歉文予以整體的檢視。換言之，作者除了對當中「已言」的部分進行探索，更會對文中的「蘊涵表現」（即未明言）表現甚至是「未言」的部分進行分析。

一、聽眾的設定：「人民缺場」的道歉

誠如前述，歷史性道歉最困難的部分在於，當前世代絕大多數的人其實都不曾直接參與或親身經歷過去的歷史性錯誤。這也使得道歉者在預設聽眾時面臨一個兩難：一方面，道歉者希望將訴求的對象擴展至主流社會或廣義的全體人民；但由於主流社會看待道歉的立場往往頗爲分歧，貿然納入很容易就會引發反彈，甚至造成紛擾。也因爲如此，如何處理主流社會或「人民」的定位，就成爲這類道歉中最難解的問題。以澳洲爲例，Howard 總理（PM Transcripts, 2000）就曾表明，雖然他支持和解政策，但拒絕以現今世代的名義，對過去的錯誤向原住民族道歉；與此類似，即便是決定道歉的 Rudd 總理，也在道歉文中字斟句酌，不去觸及現今或過去的主流族群（Augoustinos et al., 2011）。

面對上述問題，實務上最常見的做法就是透過語意區隔，來迴避這個兩難的困境。而這也是爲什麼「國家道歉」，最後卻經常會以「政府」之名行之的原因。簡單來說，在以政府名義道歉時，發話者隱然區分了政府和人民／主流社會。換句話說，透過主體的特定，道歉方巧妙限定了道歉的範圍。不但如此，既然是以政府的角度切入，不難想像後續的所有作爲以及討論，都會被引導到政策上。當然，所有的責任，最終也都必須由政府來承擔。只是這麼一來，「人民」很容易就會成爲事件的旁觀者，或把道歉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定位爲與自己沒有直接關聯的「原住民事務」。對此，學者（Corntassel & Holder, 2008）甚至把這種做法稱之爲「轉移焦點的政治學」（politics of distraction）。

由這個角度來檢視，就會發現蔡總統的道歉文基本上也採取了這種方式。此點從道歉文的全名「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文」以及文中反覆使用「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的字句，就可以看出端倪。從這樣的表述可以知道：政府是道歉的主體。很顯然的，人民或主流社會相當程度被從道歉中排除（洪簡廷卉，2016）。也因爲如此，各種責任也被論述到政府身上：

> ……會不會和解的責任，不在原住民族以及平埔族群身上，而在政府身上。我知道，光是口頭的道歉是不夠的，爲原住民族所做的一切，將是這個國家是否眞正能夠和解的關鍵。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這種表述方式相當程度是由政府「承擔」起了一切責任，接著再把問題的根源導引至政府的政策或是當時決策者的判斷與作爲上。在這樣的脈絡下，社會與人民幾乎不在討論之列，而呈現出「缺場」的狀態。由於這樣的關係，整篇道歉文中提及主流社會的部分相當有限，且都是用「我請求整個社會一起努力」、「我請求所有國人」的方式來表達。換言之，此處只是在訴求後者能夠瞭解原住民族所受的苦痛，並具備同理心而已。

同樣的，當總統邀請大家來監督時，她所邀請的對象也是「全體的原住民族朋友」而不是一般大眾：

> 我要邀請在場的、在電視及網路轉播前的全體原住民族朋友們，一起來當見證人。我邀請大家來監督，而不是來背書。請族人朋友用力鞭策、指教，讓政府實現承諾，眞正改進過往的錯誤。

面對主流社會在道歉中的「缺場」，Thompson (2012) 特別提醒，任何政府或國家的致歉都是針對重大事項而來。既然事關重大，涉及的層面也必然相當廣泛。此時所有的問題一定都交織在盤根錯節的社會網絡之中，而不會（也不可能）只是政府的責任而已。由這個角度來看，「代表政府的道歉」

臺灣大學醫學圖書館

而其實是對「國家道歉」降級；當然，人民的缺場也顯然不利於後續的政策推動。

二、命名與集體記憶的重塑

另一個必須討論的問題是，語言學者提醒我們道歉其實是一種典型的言語行爲，更是一種「以言行事」（doing things with words）的概念（Austin, 1975；Murphy, 2015）。換言之，當某人說出道歉的那一剎那，既有的社會關係都會因此改變。此處道歉的詞語使用被 Austin 視爲是一種「言內行爲」（locutionary act）；說出道歉的這個舉動及動機則是一種「言外行爲」；最後，說出這句「道歉」對接受訊息方所造成的影響則是「言後行爲」。Austin 的理論以另一種典型的言語行爲爲例，更容易理解。在一場婚禮中，當牧師說出：我宣布你們倆結爲夫婦時，夫妻關係就會因爲這句話而確定。當然，這時改變的不只是在場的小倆口而已，所有人都會受到影響（如：自此以後就必須稱他們爲夫妻）。國家道歉也是如此，道歉之後，世界其實就「已經」變了。換言之，這是一個從詞語到世界（word to world）的過程。

此處的改變主要出現在幾個層次。首先，道歉其實伴隨了「命名」（naming）的效果。簡單來說，道歉之前原住民族所遭受的苦難，雖然已經存在，卻因爲沒有一個「稱謂」，而無法被人辨識。唯有命名之後，問題才得以特定，也才能被認識進而作爲政策的對象。其次，正如前節所述，道歉也扮演防火牆或區隔點的角色。這是因爲，國家已在道歉中藉此宣告它在道德上改採了另一種看法（Battistella, 2014: 116-118）。這麼一來，問題相當程度就被定調，甚至也被正當化了。總之，道歉標示著政府正式宣布自己看待此事的立場已經轉變。此後，任何反對或持不同意見的一方，都需要提出理由才行；至於支持政府見解的一方，就不需再多做解釋了。

不過，就和所有寫入正式文件的議題一樣。語言學家（Battistella, 2014: 116）提醒我們，政府的介入其實有一刀兩刃的效果。正面的部分體現在前述獲得命名以及苦難正式獲得承認；但其問題在於，所有沒有被紀錄進正式文件的部分，多半也會因此而遭到忽略、遺忘甚至是質疑。更有甚者，這類歷史性的紀錄往往牽涉到如何定義受難者的苦痛，以及我們希望傳達出來的共同描述（public representation）。但後者其實是把問題從原本個人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化（personalized）的範疇，予以國家化（nationalized）的過程。對此，最常見的結果其實是政府或國家把問題以法律或行政（executive）的語言來轉譯（translation），進而重新表達。但這個語言轉換的過程，其實也重新定義了既有的社會關係。換言之，原住民族與國家的關係，也在此過程中重新架構。

三、國家與原住民族關係的再省思

誠如道歉文一開頭所言，我國的憲法增修條文不但改變了原本「山胞」的用語，也實質改變的原住民族的地位。但當國家承認原住民族是這片土地「原來的主人」時，兩者之間的關係究竟爲何，其實屢屢引發爭論。兩者的關係可以從國家的自我定位中看出端倪（參表 2）：

表 2　彙編語詞索引：國家

除非我們不宣稱自己是一個公義的	**國家**	，否則這一段歷史必須要正視，
但是，在現代	**國家**	體制建立的過程中，
民主轉型後，	**國家**	曾經回應原住民族運動的訴求。
今天的道歉，是這個	**國家**	內部所有人邁向和解的開始。
過去的錯誤絕對不會重複，這個	**國家**	，有朝一日，可以真正走向和解。
為原住民族所做的一切，將是這個	**國家**	是否真正能夠和解的關鍵。
我會以	**國家**	元首的身分，親自擔任召集人，
，也會對等地協商這個	**國家**	往後的政策方向。
總統府的委員會，最高度重視的，是	**國家**	和原住民族的對等關係。
來緩和原住民族傳統慣習和現行	**國家**	法律規範之間，日益頻繁的衝突。
，是你們提醒了這個	**國家**	的所有人，
一起努力來打造一個正義的	**國家**	，一個真正多元而平等的國家。
一個真正多元而平等的	**國家**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上面的彙編語詞索引可以看出，道歉除了表達歉意、促使人們認識過去的歷史錯誤與不正義之外，另一項重要的功能是在重構歷史的論述框架（discursive reframing），進而爲未來指出一條正確的道路（Augoustinos et al.,

臺灣人文學藝術期刊

2011: 2-5）。這麼一來，當中必然蘊含了歷史主導權的爭奪（Nobles, 2008），甚至是某種歷史詮釋權的戰爭（history wars）（Macintyre & Clark, 2004）。更簡單來說，國家其實是在透過道歉等儀式來創造「新的歷史現場」，以便喚起並凝聚新的集體意識。質言之，透過一體性與連帶感的強調，國家試圖藉此塑造出一種團結感（togetherness）和新的集體認同；另一方面，這種歷史認識也往往會和「未來」勾連在一起：

> 我請求整個社會一起努力，認識我們的歷史，認識我們的土地，也認識我們不同族群文化。走向和解，走向共存和共榮，走向台灣的新未來。

如同其他國家的經驗那般，此處的「未來」被描述成是美好且可欲的將來，而要迎向這個光明未來，被描寫成一定要大家攜手來共同達成（Augoustinos et al., 2011: 20）。當然，這個未來其實也型塑了一種集體的認識，也就是共同對公義、正義、和平等的追求。在此同時，這個美好的未來，也是相對於過去的鮮明對比。

問題是，在這個集體認識的形構過程中，原住民族的主體性很容易就會被置於建構美好將來時附隨、次要的角色。也正因爲如此，論者才會認爲原住民族終究還是欠缺主體性的「被道歉」那方而已（劉美妤，2016）；同樣的，當政府主導了所有進程時，原住民族既有的話語權，也因此移轉到政府之上。簡單來說，原住民族在相關問題上其實更容易淪爲配合政府演出的配角。這麼一來，所有的問題又再次被簡化爲政策，原住民族則繼續被當成政策的「標的」。這種把國家和原住民族關係「降級」的問題也可以從「政府對原住民族道歉」的表述中看出端倪。

簡單來說，當前國際原住民族學界在處理國家與原住民族的關係時，多採取所謂「國與國」關係說（nation to nation）。換言之，有鑑於原住民族是先於當代國家組織的存在，各國在墾殖開始前多半會透過條約的締結，來確立雙方關係。正因爲如此，兩者之間其實存在了某種特殊的關係。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大致也採取了類似的看法，提出了「準國與國關係」（莎伊維克・給沙沙、羅永清，2016b）。承襲了這樣的見解，道歉文中也特別提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我要強調，總統府的委員會，最高重視的，是國家和原住民族的對等關係。

只是，如同前文的分析，整部道歉文其實只處理了政府而已，人民的部分幾乎沒有觸及。至於國家，則如前述被定位成未來大家必須共同追尋的目標。換言之，原本國與國的關係被「降級」爲既有國家體制下的衝突與關係重構。正因爲這樣的關係，原住民學者才會警惕我們，道歉的表象背後經常伴隨的是「再殖民」（recolonization）的可能（Corntassel & Holder, 2008；Short, 2016）。

四、道歉、去殖民、與再殖民

從語言學的觀點來看，不管是殖民、去殖民、或再殖民其實都是一種框架設定（framing）。這裡所說的框架，就是某種特定的語言模式。它指引了人們的思考，也劃定我們了詮釋這個世界的方式（Lakoff, 2004）。以殖民主義來看，殖民主義雖然只是各種社會表現形式中的一種，但身處其中的人們卻經常不自覺地就誤以爲那是唯一的參照點（Alfred & Corntassel, 2005）。更弔詭的是，即便論者原始的設定是希望「去殖民」，但過程中卻還是會不由自主地以殖民主義的框架來框定問題。簡單來說，當我們以「殖民的語言來反對殖民」時，其實就已經陷入某種再殖民了。

面對這類框架性的問題，Lakoff (2004；2014) 曾經用過一個「別去想大象」[8]（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的比喻，生動地闡述了這個問題。簡單來說，一旦有人用了大象來作比喻，我們就很難跳脫自己腦中自然浮現的大象圖像。這時，長長的鼻子、大大的身軀、尖尖的象牙就「框定」了我們的思路，更控制了我們所（能）使用的詞彙。由於腦中這隻大象的關係，後續所有的類比與詞彙，都只能繼續環繞在大象周邊。Lakoff 認爲，面對這類框架性問題，最好的方式其實是根本不要以大象（即：殖民主義／主流社會）爲隱喻，而要以全新的視野來看待問題。質言之，原住民族的視

[8] 由於美國共和黨的標誌爲大象，因此 Lakoff 的這個比喻也帶有共和黨或保守派邏輯的意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角是本篇道歉文眞正欠缺的部分。

由這個角度來看就會發現，道歉文中雖然批判了「我們只會用強勢族群的角度來書寫歷史」，但整個論述卻引用了台灣通史中「台灣固無史也」的看法，使得整個論述又陷入自己想要批判的「漢人史觀」裡。事實上，類似的線性史觀也出現在其他段落：

> 荷蘭及鄭成功政權對平埔族群的屠殺和經濟剝削，清朝時代重大的流血衝突及鎮壓，日本統治時期全面而深入的理番政策，一直到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施行的山地平地化政策。四百年來，每一個曾經來到臺灣的政權，透過武力征伐、土地掠奪，強烈侵害了原住民族既有的權利。爲此，我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

就如同我們前面的分析，在這樣的史觀下，整個歷史的進程彷彿只與政權或政府有關，原住民族則被描述成毫無抵抗的一方，被動接受了各個政權與主流社會的壓迫。同樣的，「非主流」與「邊緣」的用法，假設了原漢之間的二分，而未看見當中流動的面向。

總之，道歉文中其實還是忽略了原住民族「原本在此，依然在此」的事實。當我們繼續以殖民者的邏輯來道歉時，道歉這件事就成了主流社會集體尋求救贖的方式，原住民族反而成了配角，繼續扮演某種他者的角色。

陸、結論

本文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把道歉視爲一種言語行爲。換言之，道歉體現的是一種詞語和世界的連結。道歉之後，世界也因此而改變。之所以如此，是因爲道歉扮演了防火牆或分界線的角色。以國家或政府來說，道歉不單只是立場的轉變，更標示了某個時代的終結，以及新時代的開始。質言之，道歉意味著未來政府與國家會以某種截然不同的視角來看待世界。正因爲帶有這種功能，道歉本身也是一個需要被辯論與被檢視的標的，而不宜將之視爲某種定調或總結。

由這個角度來檢視蔡總統的道歉，我們發現就「道歉本身」而言，由於文中反覆使用道歉、抱歉等標示語，這使她的道歉具備了直接（direct）、

臺灣人博學統計資料庫

明確（explicit）、且沒有保留（unqualified）的特徵。這些特性，與近來其他國家的經驗與處理方式，非常近似。相較於其他各國，蔡總統道歉中最顯著的不同，是文中完全沒有引述自己或他人的實際經驗。正因爲欠缺個人化的處理，全篇更近似於理性的訴求和抽象的說理，情感的連結也就因此相對欠缺了。

除此之外，如同其他國家那般，在這類以政府爲主體的道歉中，道歉方往往會加諸各種實質或象徵性的限制，來淡化當中的某些要素。這樣的做法在蔡總統的道歉中也可以看見。比方說，在聽眾的設定上，這個道歉文相當程度上是一個人民「缺場」的道歉。當政府承擔了所有的責任時，人民或主流社會也就全然不在討論之列。也因爲這樣的關係，後續的討論就會被導向政策層次。不但如此，在後續的討論中，和解等象徵性要素被強化，具體的賠償問題則被淡化甚至忽略。事實上，此份道歉幾乎沒有觸及到賠償事宜。唯一提到賠償的部分，也被巧妙地以「補償」來代替賠償。

除了上述特徵之外，蔡總統的道歉文也如其他國家一般，涉及到集體記憶的重塑，以及原住民族和國家關係的定位問題。而這也是各式原住民族道歉中最困難的部分。質言之，政府或國家的道歉雖然有助於改變既有原住民族關係和政策；但對國家而言道歉更重要的功能，其實是在創造新的集體記憶和歷史現場。但這麼一來，國家與原住民族在各項價值的排序上，就會出現落差。換言之，在集體認識形構的過程中，原住民族的主體性很容易就會因爲政府的介入，而淪爲國家建構美好將來時的附隨。當然，這樣的發展顯然不是原住民族所樂見的。

對此，本文特別指出，之所以會產生上述種種問題，相當程度是因爲各方在討論時不自覺地就會帶有某種框架設定。質言之，即便是強調去殖民的論述，也往往因爲論者會以既有的體制來作爲參照，而使整個過程又淪爲某種再殖民。對此，語言學家提醒我們，面對這樣的問題，最好的方式就是完全拋去既有的陳見，嘗試全然以原住民族的角度來進行思考。當然，原住民族的價值究竟是什麼，這就需要整體原住民族來共同思索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中華民國總統府，2016，〈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文〉，中華民國總統府網頁，https://www.apc.gov.tw/portal/getfile?source=2D838540F5D6F659FAFB9859EF31AC3B381A272F479D65D98D902DFAAFC2E154E22D9DDFD02CF8D3A8689DD71654634DCF2E34463D8758813B91B9DF71659F0C&filename=100FF5BB5AC076B36D453F007DBD1FD173646E4FE9C70F84C85BDD8241421A32，2018/11/03。Office of the President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2016. “Tsai ing wen zongtong daibiao zhengfu xiang yuanzhuminzu daoqianwen” [President Tsai Ing-wen Apologized on the Morning of August 1 to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in https://www.apc.gov.tw/portal/getfile?source=2D838540F5D6F659FAFB859EF31AC3B381A272F479D65D98D902DFAAFC2E154E22D9DDFD02CF8D3A8689DD71654634DCF2E34463D8758813B91B9DF71659F0C&filename=100FF5BB5AC076B36D453F007DBD1FD173646E4FE9C70F84C85BDD8241421A32. Latest update 24 April 2019.

自由時報，2016，〈兌現承諾！蔡英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自由時報網頁，http://health.ltn.com.tw/article/politics/breakingnews/1780767，2018/11/03。Liberty Times Net. 2016. “Duixian chengnuo! Tsai ing wen daibiao zhengfu xiang yuan zhumin daoqian” [Deliver a Promise! Tsai Ing Wen Apologizes to the Aborigines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in http://health.ltn.com.tw/article/politics/breakingnews/1780767. Latest update 24 April 2019.

行政院，2016，〈「原住民族日」—臺灣社會和解與和諧的開始！〉，行政院網頁，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e711be28-85e4-42d4-a93b-73299b03c53d，2018/11/03。Executive Yuan. “「Yuanzhuminzu ri」taiwan shehui hejie yu hexie de kaishi” [“Aboriginal Day” - the Beginning of Social Reconciliation and Harmony in Taiwan!]. in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e711be28-85e4-42d4-a93b-73299b03c53d. Latest update 24 April 2019.

官大偉，2017，〈從道歉、和解到正義實現：談以國土計畫落實原住民族土地權之可能〉，《台灣原住民族法學》，1(2): 5-20。Kuan, Da-wei. 2017. “Cong daoqian hejie dao zhengyi shixian: tan yi guotu jihua luoshi yuanzhuminzu tudiquan zhi keneng” [Apology, Reconcili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Justic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iscussion on National Land Planning and the Realization of Indigenous Land Rights]. *Taiwan Indigenous Law Review* 1(2): 5-20.

林益仁，2016a，〈Tjuku 蔡英文總統如何向原住民族道歉〉，報導者網頁，https://www.twre porter.org/a/opinion-indigenous-policy，2018/11/03。Lin, Yih-ren. 2016a. “Tjuku Tsai ing wen zongtong ruhe xiang yuanzhuminzu daoqian” [How Tjuku President Tsai Apologized to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https://www.twreporter.org/a/opinion-indigenous-policy. Latest update 24 April 2019.

林益仁，2016b，〈林益仁／Sbalay，要持續下去：評蔡英文總統向原住民族的道歉〉，報導者網頁，https://www.twreporter.org/a/president-apology-to-indigenous-people，2018/11/03。Lin, Yih-ren. 2016b. “Ling, Yih-ren/Sbalay, yao chixu xiaqu ping tsai ing wen zongtong xiang yuanzhuminzu de daoqian” [Ling, Yih-ren/Sbalay. To Be Continued: Comment on President Tsai’s Apology to Indigenous Peoples]. in https://www.twreporter.org/a/president-apology-to-indigenous-people. Latest update 24 April 2019.

邱寶琳，2016，〈我們要能眞相調查的 sbalay：眞正的原住民族歷史正義〉，《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6(3): 135-144。Piling, Howmi. 2016. “Wo men yao neng zhen xiang diao cha de sbalay: zhen zheng de yuan zhu min zu li shi zheng yi” [We Want Reconciliation Sbalay that Can Unravel the Truth: Real Historical Justice for Indigenous Peoples]. *Journal of the Taiwan Indigenous Studies Association* 6(3): 135-144.

洪簡廷卉，2016，〈從加拿大新政府經驗看國家道歉與歷史正義〉，《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6(3): 161-172。Hung Chien, Ting-hui. 2016. “Cong jianada xin zhengfu jingyan kan guojia daoqian yu lishi zhengyi” [State Apology and Historical Justice: The Experience of Canada]. *Journal of the Taiwan Indigenous Studies Association* 6(3): 161-172.

原住民族委員會，2016，〈總統大選蔡英文原住民族政策主張〉，《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6(3): 173-193. Cou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2016. “Zong tong da xuan tsai ing wen yuan zhu min zu zheng ce zhu zhang”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Tsai’s Aboriginal Policy Proposition]. *Journal of the Taiwan Indigenous Studies Association* 6(3):173-193.

張君玫，2017，〈思考歷史能動力：原住民立足點與批判的展演政治〉，《臺灣社會學刊》，61: 185-221。Chang, Chun-mei. 2017. “Sikao lishineng dongli: yuanzhumin lizudian yu pipan de zhanyan zhengzhi” [On Historical Agency: Indigenous Standpoints and the Critical Politics of Performativity]. *Taiwanese*

臺灣人學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Journal of Sociology 61: 185-221.

莎伊維克・給沙沙、羅永清，2016a，〈Sbalay 的弦外之音（上）：小英的道歉儀式與「便宜行事」〉，The Naws Lens 關鍵評論網頁，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6112，2018/11/03。Saiviq Kisasa & Yung-ching Lo. 2016a. “Sbalay de xianwai zhiyin (shang): xiaoing de daoqian yishi yu「bianyi hangshi」” [Sbalay’s Extra-stringed Sound (one): Xiao Ing’s Apology Ceremony and “Cheap Action”]. in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6112. Latest update 24 April 2019.

莎伊維克・給沙沙、羅永清，2016b，〈Sbalay 的弦外之音（下）：「第一共和」還是「國與國關係」？〉，The Naws Lens 關鍵評論網頁，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6113?utm_source=www.thenewslens.com&utm_medium=tnla_recommend&utm_campaign=TagRecommend，2018/11/03。Saiviq Kisasa & Yung-ching Lo. 2016b. “Sbalayde xian wai zhi yin (xia):「diyi gonghe」haishi「guo yu guo guanxi」” [Sbalay’s Extra-stringed Sound (Two): “First Republic” or “State-to-state Relationship?”]. in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6113?utm_source=www.thenewslens.com&utm_medium=tnla_recommend&utm_campaign=TagRecommend. Latest update 24 April 2019.

郭譽孚，2016，〈由「原漢關係眞相」，看蔡總統對原住民的「道歉致詞文」〉，《鵝湖月刊》，494: 2-7。Kuo, Yue-foo. 2016. “You「yuan han guanxi zhenxiang」kan tsai zongtong dui yuanzhumin de「daoqian zhiciwen」” [Reviewing President Tsai Ing-wen’s “Apology to Indigenous People” in Light of “the Trut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 and Indigenous Peoples”]. *Legein Monthly* 494: 2-7.

劉美妤，2016，〈總統都道歉了 原住民在抗議什麼呢？〉，上報網頁，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553，2016/08/04。Liu, Mei-yu. 2016. “Zongtong dou daoqian le yuanzhumin zai kangyi shi me ne” [The President Has Apologized. Why the Aborigines Are Still Protesting?]. in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553. Latest update 24 April 2019.

蕭伶伃，2018，〈蔡英文道歉與台灣的悔悟文化〉，上報網頁，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399。Hsiao, Ling-yu. 2018. “Tsai ing wen daoqian yu taiwan de huiwu wenhua” [Tsai Ing Wen’s Apology and Taiwan’s Repentance Culture]. in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erialNo=1399. Latest update 24 April 2019.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2016，〈蔡英文總統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道歉文（英文版）〉，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網頁，https://indigenous-justice.president.gov.tw/doc/apology_text/Amis.pdf，2018/11/03。Presidential Office Indigenous Historical Justice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Committee. 2016. “Tsai ing wen zongtong daibiao zhengfu xiang yuanzhuminzu daoqianwen (ingwen b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Apologized on the Morning of August 1 to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in https://indigenous-justice.president.gov.tw/doc/apology_text/Amis.pdf. Latest update 22 April 2019.

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2018，〈爲什麼要道歉？：蔡英文總統的九個理由與八項承諾〉，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網頁，https://indigenous-justice.president.gov.tw/Page/18，2018/11/03。Presidential Office Indigenous Historical Justice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Committee. 2018. “Weishime yao daoqian?: Tsai ing wen zongtong de jiu ge liyou yu ba xiang chengnuo” [Why Apologize? Tsai Ing-wen’s Nine Reasons and Eight Promises]. in https://indigenous-justice.president.gov.tw/Page/18. Latest update 24 April 2018.

聯合晚報，2016，〈蔡總統穿排灣圖騰西裝 向原住民道歉 10 次〉，聯合晚報網頁，http://a.udn.com/focus/2016/08/01/23612/index.html，2018/11/03。United Evening News. 2016. “Tsai zongtong chuan paiwan tuteng xizhuang xiang yuanzhumin daoqian shi ci” [President Tsai Wears a Paiwan Totem Suit to Apologize to the Aborigines for10 Times]. in http://a.udn.com/focus/2016/08/01/23612/index.html. Latest update 24 April 2019.

顏振凱，2014，〈原住民高呼：蔡英文是我們排灣族總統〉，風傳媒網頁，https://www.storm.mg/article/34024，2018/11/03。Yan, Zhen-kai. 2014. “Yuanzhumin gaohu tsai ing wen shi women paiwanzu zongtong” [Aboriginal Shouts: Tsai Ing Wen is Our Paiwan President]. in https://www.storm.mg/article/34024. Latest update 24 April 2019.

嚴婉玲，2016，〈蔡對原民道歉，何以帶來更多紛擾？〉，端傳媒網頁，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03-opinion-yenwanlin-transitional-justice/，2018/11/03。Yen, Wan-ling. 2016. “Tsai dui yuanmin daoqian, he yi dailai gengduo fenrao?” [Tsai Apologizes to the Aborigines. Why Ends up with More Troubles?]. in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03-opinion-yenwanlin-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transitional-justice/. Latest update 24 April 2019.

蘋果即時，2016，〈蔡總統向原住民道歉 10 次 盼是邁向和解的開始〉，蘋果新聞網，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60801/919559/，2018/11/03。Apple Online. 2016. “Tsai zongtong xiang yuanzhumin daoqian shi ci pan shi maixiang hejie de kaishi” [President Tsai Apologizes to the Aborigines for 10 Times and i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Beginning of Reconciliation]. in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60801/919559/. Latest update 24 April 2019.

二、西文部分

Alfred, T. & J. Corntassel. 2005. “Being Indigenous: Resurgences against Contemporary Colonialism.”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40(4): 597-614.

Augoustinos, M., B. Hastie, & M. Wright. 2011. “Apologizing for Historical Injustice: Emotion, Truth and Identity in Political Discourse.” *Discourse & Society* 22(5): 1-25.

Austin, J. L. 1975.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arkan, E. & A. Karn. 2006. *Taking Wrongs Seriously: Apologies and Reconcili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low, F. K., M. Thai, M. J. Wohl, S. White, M. A. Wright, & M. J. Hornsey. 2015. “Perpetrator Groups Can Enhance Their Moral Self-image by Accepting Their Own Intergroup Apolog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60: 39-50.

Battistella, E. L. 2014. *Sorry about That: The Language of Public Ap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latz, C. W., K. Schumann, & M. Ross. 2009. “Government Apologies for Historical Injustices.” *Political Psychology* 30(2): 219-241.

Celermajer, D. 2009. *The Sins of the Nation and the Ritual of Apologies (Vol. 7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irillo, L., I. Colón de Carvajal, & A. C. Ticca. 2016. “I’m Sorry+ Naming the Offense: A Format for Apologizing.” *Discourse Processes* 53(1-2): 83-96.

Corntassel, J. & C. Holder. 2008. “Who’s Sorry Now? Government Apologies, Truth Commissions, and Indigenous Self-determination in Australia, Canada, Guatemala, and Peru.” *Human Rights Review* 9(4): 465-489.

臺灣人口學會期刊資料庫

Cunningham, M. 1999. “Saying Sorry: The Politics of Apology.”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70(3): 285-293.

Edwards, J. A. 2010. “Apologizing for the Past for a Better Future: Collective Apolog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and Canada.” *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75(1): 57-75.

Edwards, J. A. & A. Luckie. 2014.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s Irish Potato Famine Apology.” *Journal of Conflictology* 5: 33-41.

Gibney, M., R. E. Howard-Hassmann, J. M. Coicaud, & N. Steiner. 2008. *The Age of Apology: Facing Up to the Pas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Halliday, M. A. K. 1985.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Harris, S., K. Grainger, & L. Mullany. 2006. “The Pragmatics of Political Apologies.” *Discourse & Society* 17(6): 715-737.

Howard-Hassmann, R. 2012. “Official Apologies.” *Transitional Justice Review* 1(1): 31-53.

Kampf, Z. 2009. “Public (non-) Apologies: The Discourse of Minimizing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Pragmatics* 41(11): 2257-2270.

Lakoff, G. 2004. *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 Vermont: Chelsea Green.

Lakoff, G. 2014. *The All New 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 Know Your Values and Frame the Debate*. White River Junction, Vermont: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Lakoff, R. T. 2015. “Nine Ways of Looking at Apoligies: The Necessity for Interdisciplinary Theory and Method in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eds. Deborah Tannen, Heidi Hamilton, & Deborah Schiffrin.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Inc., 293-308.

LeCouteur, A. 2001. “On Saying Sorry: Repertoires of Apologies to Australia’s Stolen Generations: Argument, Rhetoric and Identity in Public Reasoning.” *Australian Psychologist* 36: 51-61.

Lind, J. 2008.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acintyre, S. & A. Clark. 2004. *The History Wars*.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ublishing.

MacLachlan, A. 2015. “Trust Me, I’m Sorry: The Paradox of Public Apology.” *The Monist* 98(4): 441-456.

Meier, A. J. 1998. “Apologies: ‘What do We Kno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pplied Linguistics 8(2): 215-231.

Murata, K. 1998. “Has He Apologized or Not?” *Pragmatics. Quarterly Pub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 (IPrA)* 8(4): 501-513.

Murphy, J. 2014. *Apologies in the Discourse of Politicians: A Pragmatic Approach.*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Manchester.

Murphy, J. 2015. “Revisiting the Apology as a Speech Act: The Case of Parliamentary Apologie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14(2): 175-204.

Nobles, M. 2008. *The Politics of Official Apolog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lshtain, E. & A. Cohen. 1983. “Apology: A Speech Act Set.” In *Soci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ds. Nessa Wolfson & Elliot Judd. Rowley: Newbury House, 18-35.

PM Transcripts. 2000. “John Howard: Interview with Tim Lester.” in https://pmtranscripts.pmc.gov.au/release/transcript-22789. Latest update 24 April 2019.

Short, D. 2016. *Reconciliation and Colonial Power: Indigenous Rights in Australia*. London: Routledge.

Smith, N. 2008. *I Was Wrong: The Meanings of Apolog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mith, N. 2013. “Just Apologies: An Overview of the Philosophical Issues.” *Pepperdine Dispute Resolution Law Journal* 13(1): 35-103.

Tager, M. 2014. “Apologies to Indigenous Peopl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http://ir.lib.uwo.ca/iipj/vol5/iss4/7. Latest update 24 April 2019.

Tavuchis, N. 1991. *Mea Culpa: A Sociology of Apology and Reconcili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J. 2012. “Is Political Apology a Sorry Affair?” *Social & Legal Studies* 21(2): 215-225.

Weiner, B. A. 2005. *Sins of the Paren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Apolog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J. 2015.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eds. Deborah Tannen, Heidi Hamilton, & Deborah Schiffrin.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Inc., 775-794.

Wohl, M. J., M. J. Hornsey, & C. R. Philpot. 2011. “A Critical Review of Official Public Apologies: Aims, Pitfalls, and a Staircase Model of Effectiveness.” *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Review* 5(1): 70-100.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A Political Linguistics Analysis of President Tsai Ing-wen's Apology to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Morgan Chih-tung Huang*** *& Rong-xuan Chu****

Abstract

The 2016 national apology by the Taiwanese President starts a new chapter in historical justice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for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is political linguistics analysis of Tsai Ing-wen's apology, we explore the language of the apology in light of recent investigations on national apologies as a generic type of political discourse. We examine how the authenticity and sincerity of the apology were accomplished through the use of 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s and first-person pronouns. In addition, we demonstrate how the concept of the apology was revisited by using the Atayal term 'Sbalay' and how such a redefined concept shifted the focus of the apology from compensation to reconciliation. Differing from previous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on national apologies and compensation arrangements, we reveal how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and patterns embedded in the apology – the said, implied and unsaid – were used as a rhetorical strategy for eliciting support from the apology recipients.

Keywords: Apologies, Indigenous Peoples, Political Linguistics Analysis, Speech Act, Language and Politics

---

* DOI:10.6166/TJPS.201912_(82).0003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E-mail: cthuang@mail.nou.edu.tw.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Shih Hsin University.
E-mail: rxchu@mail.sh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